

壹、一切的開端

1. 意識甦醒：被海浪沖上岸的我

我第一次「擁有清晰記憶」的瞬間，是在一個陌生的大宅房間裡。最初的印象只有肌膚隱隱作痛，以及身體殘留的滲血傷口，特別是腹部，有著不知被何種武器傷到的恐怖傷痕，根本沒有完好的皮膚。等到頭腦稍微冷靜，我才發現自己喉嚨又乾又澀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，什麼也想不起來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當時是淵上麗靈和幾位夥伴——包括藤谷風子、暗空等人，在海邊意外發現了昏迷的我，把我帶回佐久間月靈擁有的大宅治療。那裡有著強大的保全系統，以及形同管家與大宅「中樞」的人工智慧佐久間日奈。他們原本打算把我送去醫院，但日奈利用系統掃描，發現我並非單純的人類，可能牽涉異種族特性，便先將我安置在大宅中治療。

最初的幾天裡，我渾渾噩噩，只記得自己渾身是傷、身上滿是疤痕，也記得那位名叫麗靈的白髮女子，總是出現在病床旁，神情關切卻帶著一絲疲憊。在迷迷糊糊間，我隱約意識到：她似乎有一些自己揮之不去的陰影，偶爾會望向遠方發呆，但當她回過神看我時，總是微笑，眼裡又有真誠的擔憂。那時我雖然還不會多想，但我能感受到她的溫柔。

2. 取名「井泰」：嘗試從零開始

等身體逐漸恢復後，麗靈和暗空、風子等人詢問我的名字，我支吾了半天，只能想起自己名字似乎包含「Jai」和「Tide」兩個音節。於是麗靈想了想，幫我取了「井泰(Jaitide)」這個新名字，並說其中蘊含「勝利」與「潮汐」的意象，也帶點「從海邊重新開始」的祝福。

即使我聽不出什麼「勝利」的含意，但我心裡有種微妙的踏實。就好像在空白的自我認知裡，終於出現了可以攀附的一根繩索——我至少有了能自我稱呼的名字。

那時候，我在大宅裡一邊休養，一邊逐漸熟悉這些新朋友。有趣的是，大宅中並不只有人類：像月靈是一名活了很久的嗜血魔始祖，還有溫和的殭屍江娜，人工智慧日奈可以輕鬆在各種地方投影出身影……儘管一切對我都很陌生，但他們都對我抱以好奇與善意，讓我有了「家」的感覺。

貳、融入大宅：與暗空的競爭、與麗靈的羈絆

1. 與暗空的「死對頭式」友情

在我還沒恢復所有身體機能時，就察覺到暗空對我的敵意。他一方面像老父親般護著麗靈，一方面又時常想跟我較勁，彷彿要證明我是個「可疑份子」。我們也不知道從何時起，開始頻繁地互相挑戰——打籃球、玩電玩，甚至比誰能更快切好一整盤食材。雖然互鬥不斷，卻逐漸產生默契和敬意，成了典型的「損友關係」。

「哼，小子，再靠我妹妹太近就別怪我不客氣。」
「那你可要先想想，我這把手不是吃素的。」
儘管嘴裡互嗆，我們心底都明白彼此其實已成了朋友。

2. 麗靈的白髮身影：救贖般的微笑

與暗空相處雖然有種荒腔走板的樂趣，但在這裡真正能撫平我內心不安的，其實是麗靈。她是個天才科學家，也擁有超能力，卻有嚴重的自責傾向和長期的病症。我不懂她曾經受過什麼創傷，只知道她身上總帶著孤獨與疲憊，卻仍努力照顧我這個外來者。

她常常忙到深夜才結束研究，臉色蒼白地回到大宅。有時我會在走廊碰見她，她也會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似地，笑一笑說：「你今天過得還好嗎？」——這句關心，讓我在失去記憶的茫然裡，多少感到安心。

3. 嘗試各種工作

為了不一直讓大家照顧，我開始嘗試融入人類世界，也多虧暗空和風子替我四處打聽，我幸運地拿到了綠卡，得以名正言順地工作。期間我試過雜工、搬運、甚至簡單的保安全工作，但最終我選擇成為木藝學徒——也不知怎地，看到木頭時，內心就很平靜，彷彿能專注雕琢什麼，也能暫時忘卻「自己到底是誰」的執念。

而在這段日常裡，麗靈常常下班後疲憊地回到大宅，或者帶著一大堆研究資料衝進自己的研究所。我不懂她天才科學家的那些專業領域，只知道她總是很忙，也常常累到虛脫，幾乎是被周遭的親友強制休息。但只要我一有不安，她就會停下工作，認真地安慰我、陪我談心。她身上有種溫柔又堅定的力量，慢慢地，我開始意識到自己對她超越了「恩人」的情感。

叁、三角交纏：來自海底的過去

1. 童年青梅墨海的出現

就在我逐漸融入大宅，並與麗靈之間產生微妙情愫時，忽然出現了一位自稱「藍澤 墨海(Aizawa Sumiumi)」的女性。她帶著複雜的神情找上門，指名要見我。當我們對話後，我才驚覺她似乎認識「失憶前的我」，還透露我是「納維海族(Navisean Tribe)」的一員。

墨海的出現，對我和麗靈來說都是極大的衝擊。經墨海說明，我才知道自己在海中出身，從小就受戰鬥磨練，成為某種「戰士」；甚至在海族與敵對人魚族的衝突中立下功績，被視作「民族英雄」。然而那場最後的決戰裡，我與對手同歸於盡，被海流沖上岸，因而與墨海及族人失散。我失去記憶後，也懵然不覺自己背負了什麼身份。

2. 情感與回憶

墨海還說，她是我童年時的青梅竹馬，兼具婚約關係。我……很驚訝，我隱約感覺得出她對我來說很重要，但我也能感覺出來，其實我對她並無任何戀愛上的情愫。

在這趟回歸海族的路途中，我斷斷續續恢復不少記憶：自己是納維海族王室末子，但並沒從家族得到多少溫情，反而因為末子的身份被不斷刁難，我靠著不斷的努力和戰鬥累積起了「英雄」名聲，而墨海就是陪我一起訓練長大的青梅竹馬。過去看不清的很多東西我現在看懂了，原來我們共同的另一位竹馬，根本就喜歡墨海，也不知道等我拒絕墨海後他有沒有機會。

四、重新選擇：和她一起走下去

1. 戰鬥民族的和平現狀

回到海底後，親眼目睹家鄉現已停止戰亂。我在記憶斷層與族人側目的注視中，心情反而異常平靜。或許以往的我辛苦戰鬥，就是為了能有這樣的和平，無論是自己的族人還是人魚族，都能休養生息。現在看來，我的「使命」好像已完成，卻更像失去了生存方向。

可就在我最迷惘的時候，麗靈給予我溫柔的注視；她不像墨海，和我有著過去情感糾結；也不像海族同胞，需要我擔起族裡的責任。她就是單純地站在我面前，關心我的困惑、理解我的掙扎，並同樣背負著自己的創傷與折磨。我感到，我們彼此之間有種互相依偎的默契。

2. 海底之旅的盡頭：回到大宅

我們結束了海底之旅，回到大宅。墨海雖然還對我心存情感，但她並沒有過度糾纏，只是在我堅定的告知他我選擇了麗靈後，狠狠的揍了我一頓，我沒有還手，我欠她的。

3. 回到大宅：黃陵分離的契機

海底之旅回來後，麗靈因尷尬及情感糾結，刻意迴避我。偏偏黃陵在看到海洋的廣闊後，更渴望早日擁有自己身體。於是在她們的強烈要求下，月靈、風于等人「提早啟動分離計畫」，成功讓麗靈與黃陵成為兩個獨立存在。黃陵很高興，但麗靈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，反而更加逃避我，精神疾病與工作狂徵狀再度加劇。

伍、悄悄得知麗靈的過去

1. 麗靈的過去

回到大宅後，我聽暗空提起一些關於麗靈的經歷。我才知道她曾被非法研究組織囚禁、做過慘烈實驗，也曾毀滅性地「爆走」害死無辜之人，導致深刻的自罪妄想。她有另一個人格「黃陵」，後來雖成功分離，但內心創傷依舊沉重。

我第一次聽暗空說這麼多的話，讓我再次認知到了一切的嚴重性。

2. 關鍵對話：不再給她逃避的空間

看著她越來越消沉，我想起月靈講的話：「若不把她從自我厭惡裡拉回來，她永遠都會沉下去。」於是我鼓起勇氣，在大宅的庭院攔住她。她還想閃躲，我直接說：「能給我幾分鐘就好。」

接下來，我坦白了自己的心意，也把她所有的顧慮聽完。她不斷提到自己犯下的種種罪行、不配得到幸福。我安靜聽完，卻沒有退讓——

>「不管你怎麼想，我都愛你。這跟你『值得與否』無關，只因為你是你。

我希望，當你再覺得自己不值得時，能想起這裡有一群愛你、祝福你、期望你幸福的人。如果你覺得那些被你傷害的人，是你不幸福的理由，那麼我們這些因你而獲救的人，也同樣讓你有了該為自己感受幸福的『責任』。

聽起來也許很強詞奪理，但我就是這麼想。所有一切都不是什麼『義務』或『負擔』，而是你的『選擇』。你想怎麼做，決定權在你。

而我，哪怕你下地獄，我都會陪你前行。就算你只願意跟我做朋友也行，你永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在你以為自己很不堪的時候，也想想那些你幫助過的人，包括我。你真的沒你想的那麼差。」

說完這段話，我的心也在狂跳。我知道自己有點無賴，可這才是阻止她逃避的唯一方法。她看著我，眼眶泛紅，微微顫抖：「你……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」

「當然知道，我也不是什麼英雄。過去我也曾為了生存戰鬥、傷害別人。我們並沒有甚麼不一樣。現在，我只想選擇跟你一起走下去。」

一陣沉默後，她終於輕聲告訴我：「……我需要時間想一下。」

陸、結局與餘韻：人生漫長卻短暫的攜手

1. 歲月流逝：婚姻與子女

多日後，她答應了我的告白。

更之後，我們交往多年，順利結婚，也迎來兩女一子（其中小女兒是領養）。日子就像大宅裡的陽光一樣，有溫暖，有喧鬧，也有一地雞毛。暗空還是喜歡跑來和我各種競賽，但早已把那「死對頭」當成兄弟。黃陵也擁有獨立的生活，有時會趁夜晚來跟我聊天。那時候我總想：原來這就是「平凡的幸福」。

2. 麗靈的離世：先走一步的約定

但命運終究殘酷，麗靈因兒時連番折磨、後期高強度的自殘與工作狂，身體一直有暗疾。即便病情穩住，她還是在長女未成年時器官衰竭，臥床不起。最後，她笑著跟我說：「謝謝你一直陪我走

到這裡，對不起，我必須先走一步了。孩子和大家，就拜託你了……」她的白髮在病床邊微微晃動，我緊抓她的手，最後只能看著她閉上眼。

我想，至少她是在帶著笑容離開的。

3. 死後重逢：在死靈界漫步，再次牽手

接下來的歲月裡，我一邊拉拔孩子們長大，一邊懷念著她留下的身影。等到我這把老骨頭終於走到盡頭，閉上雙眼的那刻，彷彿能感覺到她就在那邊等我。我們再度重逢於死靈界的朦朧彼端。她看起來比臨終更為釋然，似乎在那段「等待我」的時間裡，也獲得了不少解脫與頓悟。我們一同散步，回首人世間的悲歡，再在某個時刻牽手投入輪迴，迎向新的旅途。